

道學叢書

度人梯徑真經

鼎信仙觀

序文

適逢香港道教鼎信仙觀創立，其董事會同人與香港道教玄宗協會攜手重刊其道學叢之二「度人梯徑真經」。值此慶事，昭揚紫氣，大淵獻瑞，土德呈祥，萬象增章，偉業青雲，高風可接，嘗聞德與壽相因，道與心相印，從無入有，統乾道而長存。自古及今，配坤元而可大。此君子樂天知命，克己達人，抱玄致道，養性修真之宏願，足為吾人所矜式，所賴願深則事半，道普則社會安寧，四民康樂。深願此書能為後學者得聞道之途徑也。

歲序癸未年十月

鼎

信

仙

觀

李錦賢

謹識

道教玄宗協會有限公司

黃成益

道學高級講座

鼎

信

仙

觀

主辦

道教玄宗協會有限公司

度人梯徑真經

孚佑帝君純陽呂祖師著

游自在虔誠洗心詮講

題解

上古人尚樸素，無為自守，淡泊自甘，故天年能盡。逮降世道微，人稟逾下，嗜慾日深，貪嗔日熾。醉生夢死，脫骨如山，無有了期。浩劫相仍，于今尤烈。世疾愈深則瘳世之聖藥，無以逾於度人。故我玄宗列祖，皆抱度人化劫之宏願。

呂祖師體玄宗之旨，誓願度盡眾生，其願宏重，因著此真經以度人。宣泄玄宗至高無上之道妙，垂範於後世。使學道者有如梯階之可達，徑路之可循。

故名「度人梯徑」。真經者，乃後人尊而名之也。與章首有「呂祖曰」之句，亦後人尊而加之。同一意也，此真經之詮釋，乃資取傅金詮原註，並增補之而淺為詮講。原經內分四冊，今定為四章，列為一冊，公諸於有道，印證於有緣。

第一章

呂祖師曰：吾今至此，會下諸弟子，侍吾求道妙。呂祖師序此真經曾謂。「自承帝命，主教五陵，仰副

都仙許祖，同膺選仙會長。度引八百，廣度有緣。然八百未齊，昇期未至，夷夏足跡，豈能遍及。亦豈能人人指授，方方耳提。因仗是經。遞相傳授」故此真經，直指玄玄道訣，無不詳盡，猶如口授。此真經豈唯八百仙徒而設，亦有緣者之幸會也。

開宗首言：會下諸弟子者，明指八百之會。其下尚有未明道妙，已轉世為人，今因緣遇合而際此會。諸弟子夙根早植，覺悟前身，誠心皈依玄宗，而求呂祖師親傳玄宗道妙，呂祖師慈悲，乃在下文一一開示之。道而曰妙者，非妙不足以為道，而道真有妙不可言，非呂祖師孰能言其妙。故道德經首章，即教人「觀妙觀竅」。又曰「眾妙之門」。黃庭經曰。「長生要妙房中急」。悟真篇曰。「此法真中妙更真」。玄宗道妙之訣。非真傳心授，孰能參透。仙真尚且巧喻，留待有緣印證，故知者不敢言，言者實不知。豈容嘵舌乎？

吾詳說之：此道非漸法。三乘乃最上一乘金液大丹。形神俱妙，性命雙修之道也。

詳說之者，謂數陳道妙，詳加開示之。此道妙乃非漸法，是所謂頓法，故曰此道非漸法也。三乘者，上中下三乘之道也。上乘者，九返還丹也。中乘者，七返還丹也。下乘者，內丹也。最上一乘者，乃無上可上之尊稱，謂金液大還丹也。此最上一乘之道妙。有形神俱妙之證。萬古常存，千秋永在，故曰。「形神俱妙」。亦即性命雙修之道也。雙修者，在性命而言，謂不單修。必需性命兼修，方臻形神俱妙。在形神而言之，謂形與神合一，感應相通，其機至神，其功至捷。心印經所謂。「太和充溢，骨散寒瓊，得丹則靈，不得則傾」是也。開宗明義，至此作一小結，下文引申太上玄宗立教之旨，玄宗列祖昭承其道而光太之。並述膺許祖選仙會長。而為度引八百仙裔，及廣度有緣，而作「度人梯真徑經」之緣起。

太上開清靜之宗，虛無自然，未分性命，乃上上玄玄自然之道。

太上著道德五千言，顯清靜玄宗之教義。其未分晰性命兩源者。蓋上古之人，樸素無為，機樞未啟，純任虛無自然，自契性命雙收之旨，真乃上上玄玄無為自然之道也。

逮世降道微，人稟逾下，大道晦而不明。

三代之前，人尚樸素。三代之後，人尚虛榮。逮世降至今古，人尚奸險。去古日遠，人之稟受，每況愈下。大道因而式微。逾下者，趨下之謂也。謂人之稟受，物慾愈深，天理愈淺。人道逾趨下流，玄宗大道遂晦而不明。道之不行也，由於道之不明於世。呂祖師所以慨歎「道晦不明」。道自人宏，著經勉人宏道。語意深且遠矣。

太上慈悲，設方便門，垂教為後世度化眾生。

太上道祖垂慈，發悲憫之心，開宗立教，方便濟度，廣引有緣，垂為世教，使歷劫眾生，咸沾法乳，德庇萬世，千秋景仰。

太上老君乃玄宗道祖。在道統中曰「伯陽」。在道教中為正宗，道教中以陽字為最大最盛。因其源遠流長，玄宗列祖度人無算也。

少陽帝君，始闡玄宗之教。金寶秘籙泄於世。

太上玄宗道祖，傳其道於東華帝君。在道統號曰「少陽」。故又稱「少陽帝君」。在道教中尊稱為「紫府輔玄立極大帝」又簡尊稱「東華帝君」。俗姓王，名玄甫。乃戰國時期，山東青州府人。始闡太上玄宗之教。將無上至高之金寶秘籙，宣泄於世。

再傳至

正陽帝君鍾離師，至吾已二生三矣，道始大明。少陽帝君再傳其道於正陽帝君。鍾離乃覆姓，名權，字雲房。陝西西安府人。仕漢為將軍，梁冀專權欲害之，因使將兵。全軍皆覆，所以逃罪入終南山。遇少陽帝君授以至道，其在道統中為。「正陽帝君」。著有靈寶畢法真經，鍾離師祖傳至呂祖師，是二而三矣，前古秘籙，罕有泄漏。呂祖始啟發玄機，顯說陰陽，玄宗聖道，由是大明於世。

吾願宏重，度盡眾生。乃為太上成始成終。再傳劉王，始分南北，教派流行。至今了道成真者，近五千人。

祖師姓呂，名曰「巖」，字洞賓。在道統中道號曰「純陽」。尊稱為「孚佑警化興行妙道真君」。祖居西京河南府，後為蒲州府，蒲 縣人。其父名讓，曾任海州刺史，呂祖以科舉授江州德化令，乃唐朝天寶進士，在終南山遇正陽帝君授以至道。呂祖誓願宏深且重大，度盡眾生，用體太上垂教，而為成始成終，度人無量之旨。初傳劉海蟾為南宗之祖，再傳王重陽為北宗之祖。玄宗自此，始有南北之分。從此道脈相承，教派流行而廣佈。呂祖著書行世，不勝備列。其指引了道成真者，近五千人。呂祖度人化劫之功，在道教列宗列祖，無以逾越也。

以上立教成宗，歷敘道脈，作一小結。道統自太上授東華帝君。東華帝君授正陽帝君，正陽帝君授純陽帝君。其三傳之義者，即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算期無盡。教派流行，亦猶是也。又呂祖三傳而南北分派，自是道派復分，是一分一合，一合一分，似有數存焉。

即今許都仙八百之會，又是一大劫。正天地末興之時，生民其災，世運艱迍，風俗澆惡，妖孽橫生，非斯道斯人，孰能支持？

此節統言：許都仙八百之會。一大劫者，為生民悲。末興之時，為八百慶也。前之五千人，已了道成真。今另論即今龍沙八百之會。乃

許都仙留讖龍沙之記有云。「八百之會，末劫同臨」。呂祖應讖實總其事。今際其時，正逢世運艱辛，風俗澆惡，妖孽橫生。非斯道斯人，焉能支持此末劫之劫厄耶？

許都仙之事蹟，及讖記之文，附於卷末。

上帝勅令，總化八百之徒，故時道近日昌，會成人出，四海五陵，翕然向風。此時雖析而未聚，興時自然會合，此會只在龍沙地方。

五陵仙籍載。「兩口作宗師」。讖記在千四百年前，其時呂祖尚未降世。讖早定之。因緣際會，實不偶然。今祖師自言奉

上帝之勅命。闡教五陵。時至道明，成全八百，總司其會。此時雖分析而未聚，興時自然會合。八百之會，只在龍沙地方。

考龍沙在豫章，即今江西省南昌是也。龍沙在南昌，前古未有。近數十年飛沙入城，侵入雉堞，互垣數里。南昌環城之水曰章江。江心忽生沙洲，長十數里，名曰新洲。在滕王閣前，與沙井相對，但未掩過，西山萬壽宮，丹墀下有四古柏。乃真君手植也。大皆合抱。其枝葉下垂，勢欲拂地，距地纔四五尺耳。白紫清真人題曰。「樟遺秦代樹。柏是時青。料得真君劍，猶遺蛟血腥」。豫章城中，有秦時古樟。今其街尚名樟樹下。今南昌仍有童謠云。「沙擁章江口，神仙滿街走」。時節將臨，願與同道勉之。

點化其眾，已生已成。但會期未至。

謂八百之徒，有得其點化，已有轉世為人，亦已有成真了道。但因會期未至，各安其常，八百猶未大會也。亦有近應於山川洞府。或知而未至，或不知而不至。

謂八百之徒，另是一起。近有了道成真，而應於山川，隱於洞府者。或有知之，因會期未至，而彼此不相聚會。或有不知其前身是八百之徒。或其了道成真。或仍尚為人。無人點化，因而不至參此盛會。呂祖師以此經，一並點化之。

異日纖興。洪洸癘疫，民災百出。是其時也。有道者聞之，莫不皆至，施功積行，顯道匡時，則八百會矣。

纖者，繒帛之細微者謂之纖，黑經白緯曰織，師古亦曰織，織與纖同，織訓為織，刺也，祖師用此織字而不用織字，其寓意深且博大。異日纖興者，豈唯獨言許真君之織記異日而興耶？許真君記於千四百年前，他日應而興之時。大地紅禍，疫癘災害百出，民苦莫禁。當斯之時，八百並出，是其候也。其已了道成真者，或尚未了道成真者，及諸有道者無不施聖功而積德行，顯道匡時，八百同聚龍沙。朝宗謁祖，以成斯會。自八百之會起，至此作一小結。乃呂祖特在此節，歷序「淨明忠孝」之教，自許真君發其源，至今八百之會。皆本忠孝，淨潔天心，明徹至理。

自古得道，童體淨潔者幾人，中年回頭者多，誰無淫欲。

童體嗜慾未澆，是真清淨。可免煉己築基，一直做起，不需一紀，九年可以功成，然此曠劫難有，在神仙中，曾無幾人。中年之人，飽歷滄桑，深明世故。多能自覺。息心清淨，故易回頭，堅心向道。人之常情，每多戀色貪財，此在未明聖道，而未自覺而言之也。下文呂祖師現身說法。

吾四十落魄江湖，未斷花酒。後遇師度，勇猛放下，混跡人間，壹千餘年，方證道妙。

呂祖師不諱自承四十，尚猶凡濁，一經師指，黃粱夢覺，立地回身，奮勇向道，萬般放下，歷序行止，躍然如見，一千餘年，如在目前。

吾始居廬山，受火龍真人劍訣，內外合一之妙。遂遊淮泗，或楚國。居無定址。後住終南山，居三年，方了大道，天關乃吾園室。即鍾離師與吾同居之所。又遊長安，賣藥施功，至四百年間方居廬山天柱峰結菴。不數年，上帝詔赴蓬萊宮。吾願度盡有緣。眾生多慾，不得盡如吾願。

前此天詔未下，故昇期未及。暫留人世，廣度有緣。至此方證功果，始朝

金闕。然度人之志。呂祖師雖證天仙，其志終猶不懈，但願度盡有緣，同歸大覺。彼無緣者，聽亦不信，信亦不切。蓋緣眾生嗜慾日深，其天機日淺。呂祖亦概歎不能盡如其宏願。挽此狂瀾。

此一節乃呂祖自序，原由苦心度人至意。

今當天地真劫，道教闡明，讖發於先，人出於後。先將符合，以匡時救劫。以傳道度人，乃非常之事也。為天地闡玄宗大會，吾苦心化度。應都仙之讖。內丹至理火候，特爾細指。吾之道非出於吾，乃天地之玄宗。

太上之要旨。浩劫諸真，皆從此超凡入聖。

今當天地真劫，此句令人驚駭哀慘！民生其間，奈何奈何！時至劫興，道成人出，讖應會成。幸哉斯會，傷哉此劫也。

繼言：因而為天地化劫，開闡玄宗大會，宣泄玄宗聖道，證之歷劫仙真，皆由此而超凡入聖。

許都仙拔宅於豫章西山，先發道脈，留讖龍沙。以為千二百年之兆，今其時也。

許真君仙蹟，典籍讖記。昭彰可稽，誠非虛構。千真萬確之實事也。許真君之拔宅。父母子媳，一家四十二人，皆同時昇度。淨明忠孝之教，首傳道脈。留讖為徵。千二百年之兆，今際其時也。

考呂祖應讖為徵，所言一千二百年之兆，是由呂祖師甲子受命為豫章弟子師時起計。即在唐朝德宗興元元年歲序甲子。公曆七八四年起。至公曆一九八四年歲次甲子。悉符一千二百年之兆。所謂「八百之會，末劫同臨」。

及此節言「天地真劫」「千二百年之兆，今其時也」。是預言應在此十三年之內矣。

自在嘗受恩師之囑。「若在香港稍有機緣，當宏此真經於澆世，實踐玄宗列祖度世化劫之宏願。毋負所望」。自在抱此真經三十六載。真有下和哭玉之感，今幸獲此機緣，得以宣宏於世，快慰無限矣。

第一章至此為終

(九)

孚佑帝君呂祖師「度人梯徑」真經

第二章

呂祖師曰：天不愛道。

太上仁慈，簽吾為豫章弟子師，甲子受帝命。先於迎仙亭開度，五派成會。吾所樂為者，天機必應，真會當興，故急先化汝等，為天地救劫，為生民立命。今當其會，遇者非一世，皆累劫修行，至此一時同生，以成天地大數。或王公，或官族，或商賈，或儒流，或藝術，種種不一，皆同種夙根，共生斯世，非偶然也。

太上道祖簽

呂祖師為豫章弟子之師，故不曰五陵，而曰豫章。以明示道首人師，皆出豫章也，豫章乃發脈之源，朝宗之所，分五派而成斯會，呂祖師原為五陵選仙會長，經已度人無算。呂祖師因有度盡眾生之宏願，今再受斯命，是所樂為也。故繼愷切直言，時而機動，真會當興，事非偶然。在會人數，今已轉世為人，雖然不一其類，統而囑勉之，當體天心救劫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後世開太平，毋負汝等累劫修行，種根夙世，須知一失人身再復難，機緣難再，盛會難逢，速下決心，同成斯會慶幸何極！

天上地下，流布充滿者，道也。往於古，來於今，繼續悠遠者，教也。故神聖修道立教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。繼往開來，與造物相終始。天地無全功，待至人而教化。

道無不載，道無不包，天地雖大，道能容之。故極天際地，無有等倫。充周六合，而無乎不在者，道也。繼往開來，徵於古，驗於今，前傳後度者，教也。古之神聖，立教開先。知頂立三才，靈於萬物者，當以人為貴，人之性繫於心，命成於氣。立性立命，道在其中，承先啟後，終古不絕。道自人宏，待人而興，匪由天命，當自勉之。

道，一也。三教由之以別門徑，古今不異，無賢無愚，無貴無賤，莫不從神聖之教，以造道妙。奈何日用現前，六根蒙蔽。知三教當依而不依，知一道可成而不成。

易序曰。「散之在理，則有萬緒。統之在道，則無二致」。道豈有二哉。故千聖萬聖，其揆一也。雖分三教，實總源於一道，天下無二道，聖人無二心，分門別戶，自生乖見，障及真心，迷失至性，豈知古今不異，共此一途。神聖立教，堅忍勞心，大小均沾化育。太上因之而造道妙，玄宗列祖列宗承之而廣其道妙，呂祖師慈悲宣泄道妙於「度人梯徑」。廣度有緣。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日用者，常道也。常道者，倫常之道也。違反倫常之道，即為外道，而非神聖設教之道也。常道日用現前，而人不知，眼前覩看不識其真，因受六根蒙蔽。六根者，耳目口鼻身意。常蔽真知，不能自悟，皈依三教而不依，知三教統歸一道，而道乃可成，可以脫離世網，呂祖師概言，此道無乎不在，充周八極，三教由一，只此日用之常，古今共此一途。可以成仙作聖，而世人反不去求成，豈不慨歎？

太上不得已化形下世，著為經傳，說為神妙，以引大千生靈，凡含靈之物，見之無不親，被之無不變，受之無不化。況於人乎？人生不齊，貴賤貧富，勞逸智愚。雖得氣有厚薄，賦性有純疵。然薄者疵者，同此見聞，被受莫不親愛變化，況於純而厚者，乃不若彼哉？三家道路，昭昭開闢。凡生血氣者，非道即佛，非佛即儒。聖神功用，不以道度，更作何說？

太上道祖，流注一神，化生後聖玄元，分形降世，真身原未嘗動。自商朝十八王陽申時，寄胎玄妙玉女，八十一年而生，至周朝為柱下史。世記千年，西昇化胡，過關得尹喜。乃強為之著書，為道德經八十一章。以顯道機。用妙觀神，引拔大千生靈，同成證果，一切蠢動含靈之屬，無不格致。血氣之倫，莫不尊親。夫人生於世，萬有不齊。有富貴，有貧賤。勞逸不同，智愚各別，彼得天之厚，稟受之純。若不營心道德，殊為可惜。三教分門，然玄宗正路，雖神聖濟度，舍此更有何道可說耶？以上序傳經啟教，廣度眾生，舍此莫由。

但蒙度者，必命緣志行福德。湊合兼美，斯為得之。六者之間：命稟於有生之初，人可移之。緣滿於累世之前，人莫測之。志在乎自立，行在乎自修，福在乎自作，德在乎自成。故儒者無此，世乏真儒，釋者無此。世乏釋子。道者無此，世乏仙流。苟能六者，自求兼備，不必分別，在儒教為聖賢，在仙教為神真，在釋門為祖禪，豈由天乎？抑由人乎？天人之際，能無心乎？

古今之得度者，皆六美兼備。一曰命，二曰緣，三曰志，四曰行，五曰福，六曰德。何謂命？天之所賦，人之所稟是也，賦命當仙，猶賦命當富貴也。人可移之者，謂廣種福田，多行陰騭，賦畀雖定，皆可挽回。緣種於夙世，有昔日之因，便有今日之緣。有善因緣，有惡因緣，此其原故，人不自知也。志者，心之所之，莫能搖惑，一念萬年，入水蹈火，志不少遷，無堅不破矣。行者，品也。吾人立品修身，當襟影不愧，正直端方，毫不苟且，斯為真行也，福由自積，非神可賦與也。德由自成，非神力可與成也，六美備，而天命旋矣。今之道儒釋之流，不修此六事，所以世乏真修。人定勝天，誠非虛語也。天人合一之理，端在乎天人分界之際，又焉可不講歸諸於人之「心」乎？

一寸靈光，無形無象。合兩儀之化育，會三教之宗旨。修者，惟修此耳。形具百骸，皆是紙糊篋扎之傀儡。此靈在則運動生焉。此靈亡則髮膚朽焉，見聞滅焉。是以昔賢修道者知此，多舍形而求靈，苟昧此，則貪形而喪靈。不知靈亡，形安可保，嗟乎！孔聖患道之不明不行，儒與仙佛皆然矣。

仙真曾直指。「真心浩浩無窮極，無限神仙從裡出」。人心方寸之中，均具有靈光，杳冥無象。智者不增，愚者不減。修之則有，不修則無。個個圓明，心心具足，易曰。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」。大道之修，實根於此。若夫體骸，特具其形。猶傀儡之由人牽動。人猶傀儡，牽之者性靈也。靈在則存，靈去則死。人之智能技巧，無非性靈之運動。一旦靈亡，則氣絕神飛，百骸崩潰，便同木石，以此思之，身非能運，氣血運之。氣血非能運，心靈運之。生生之德，在乎氣血，化化之道，在乎性靈。惟神惟氣，惟性惟靈。修仙修此，成丹成此，三教成全，皆本煉心，心之大用難以盡言，孔聖所以患道之不行，由於道之不明也。三教莫不皆然。

吾道性命雙修。命先性，性先命，打合一塊，金丹了手，何論禪乎？大道不在色身上求，只用神氣。神氣雖附於色身。然後天之氣，亦從先天生出。本來自有根蒂，中間自有黃庭，出入自有天門。氣行必從黃道，氣聚必歸元海。方可返老還童，延年接命。不得雙修之旨，偏執一端，終無成就。彼孤修祖性，縱饒大智解，只了得回頭不昧，不免拋身入身。又出頭來，能不墮者幾人？

開首已直言玄宗大道，是性命雙修。金丹了手，便是陰陽合德，神氣融和。未生之前命是性之先天。既生之後，性是命之先天。性命合一，方是玄宗金丹之道。佛家禪宗，單修性功之空寂，不足論也。大道不用色身，只用神氣。神出於心，氣出於色，有先天之元。有後天之血氣。後天之氣，出自先天，先天之氣，藏於後天。歸根有竅，貯納有所，出入有門，進退有度，二氣合一，歸於黃道。所謂：「氣歸元海壽無窮」，比接命之方。還年之術，苟不達雙修之理，有違易學陰陽相配之道。孤陰獨陽相離相背，如天地相隔而不交。惡可成之。世有窮年靜坐，不識性命雙修之道。偏煉性功，縱有成就，只得了元神不昧。結果難逃生死，再入娘胎，終成墮落矣。

此段直指玄功道訣，要性命雙修，又恐人曲解性命雙修之道。容易走火入魔，或墮外教，反自作孽。特詳加自釋，性命雙修，形神俱妙，出入有無，其道訣說明於下段。

所謂功夫者，性命不相離，神氣常相守。守空不空，知了不了。守神守氣，即空不空。苟向禪理作解，便又是一般門戶。只從心地悟自本性，到極靜處，忽然靈明發露，知之者直下承當，此中還有妙處，商量不得。

性命無不立，命無性不全。性命雙修，合一不離。則神戀氣，氣留神，神凝氣住。歸根復命。則丹結元海。以空為守，有守即不空矣。知大中渾忘，知了便不了矣。守神守氣，刻刻不離。不空之空，名為照了，即是真空。並非禪心之理。若以禪理解說，又生出一般門戶。只要從心地悟自本性，靜極而動，忽然生出端倪，迸開乾元面目，直下承當。還有妙處，不堪盡吐，恐人驚疑。形神道妙，難以盡言，故商量不得。

遇道非難聞道難，聞道非難行道難。聞而行之，必成證果。吾道只恐無福遇，遇者乃夙緣。今幸天之所與，吾方傳之。一得聞者，愚昧可使聰明。天者壽而老者仙，此四段宜謹誌之。

由來至道難聞，旁門易惑，是聞之難也。有福者得聞斯道，不有內助外護，是行之難也。苟得行之，立成證果。張紫陽謂，「雖愚昧小人行之，立躋聖地」。捷之至也，但恐不遇耳。今世之遇，皆夙世之緣。唯茲際會，千載一時，幸何如哉？

以上四段，乃性命之宗，修仙之要，學人宜精心細味之，莫負。

呂祖師懇切至意，垂範此「度人梯徑」真經。傳金詮曰：要作長生客。須從這道修，不然空說過，白髮不饒頭。

修道者，如懸崖勒馬。立地收韁，在能放下。若不肯放下。貪戀不休，何時得脫，若肯放下，雖侯王之貴，四海之富。權勢如將相。恩愛妻及子。當下擺脫，如棄敝屣。請於生死關頭，睜眼一看，便見人在凡俗中，絆縛日增日多，自非鐵漢。用剛刀一割。幾個逃得無常，生不了緣，死不了孽。六道沉淪，出頭無日。吾憐眾生之苦，闡化心般，學者領之，自有大受用。

自此段起，以下皆淺為開示。修道者，首要

萬緣放下，一塵不染。心如太空，有何恩愛繫心，有何塵情不了。生死大事，瞬息臨頭。鐵漢奮剛刀，猛著精神。方跳得脫。不然，沉淪六道，永無出頭之日，不亦哀哉。

人之凡心未滅，只是貪痴。到頭成空。貪著甚麼，貪生怕死。人之本心，今反貪利貪名貪酒色。一味痴迷，乃不怕死，呵呵！舍重而貪輕，舍己而貪人。愈貪愈失，何曾得哉？依吾說：只是守道安分，脫死求生。還是長策。貪痴日斷，竅妙日明，方得圓成自家大事。看這些浮名虛利，真是糞土。這些色慾酒漿，真是仇害。何故舍玉金而求糞土，拋生活而求仇害乎？

世人沉迷慾海，至死不悟。祖師淺為解說，懇懇提撕。喚不醒愚迷，哀哉末世。

人之處世。幻景場中一傀儡耳。順乎常者，一生一死。逆而修之，不死不生。沙數眾生，各因所生而了所事。聖人恤其苦，開方便之門，垂接引之徑，闡道德以度人，奈眾生泊沒情慾。含著恩愛，不自覺悟，輾轉輪迴，深可憐憫。若肯回心向道，生不流浪，鬼神保之，天地佑之，真仙度之。人身難得至道難聞，細心思之，勿作等閒錯過。順則生人生物，逆則成仙成聖。氣來充身謂之生。神去離形謂之死。一生一死，人道之常。不死不生，仙道獨異。今世不死，自無再世之生。眾生之多，如恆河沙數。各有因緣，各自定命。皆隨所作而受所報。仙聖憫之，著書立教，接引愚迷。人身難得，至道難聞。今既聞之，切勿視為等閒。此真經宜細心思之，凡我同道，幸勿當面錯過。

以上三段：說盡世人痴迷，再三懇勉世人向道。

吾道自天地化生。

太上度人，祖祖真真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傳。吾無私誨。今開化八百，正要徹底發露天機。大闡玄宗，為太上立門教。為天地萬劫演教脈。豈肯負人。能刻志猛進。吾必點化。只待精充氣足神清，一直到頭，時至人起，同與斯會。

道自與天地準，三才奠定以來。

道祖以元始一，度歷代祖師，皆口口相傳，心心相印。天機秘要，從古為艱。凡在吾門，當勇猛精進。待精氣神澄清充和之後。後天體全，先天現。物慾既盡，天理斯昭。聖體修成，同參龍沙盛會。

堪嘆常人逐境，迷而不覺。修行要反常人用心。無境則寂然自守，遇境則刻志不遷。不為境移。而多功德者，吾面度之。或遇於山林，或逢於舟楫，或混於市纏。或出於江湖，在在處處尋度，決不 人。

修行人有異於人之處者，在屋漏不愧，遇境不遷，眾人愛而我不愛，眾人貪而我不貪。心似翔鴻，心如止水。無心於境，無境於心。無事則修心煉性，臨事則對境煉情。所謂對境忘情。不沉於六道之賊魔。居塵出塵，不落於萬緣之化，苟能如此。

呂祖師必隨處度之，決不虛妄。以 有志。

修真者，都要從道上究其體用。道本無朕無名，備於太極之心。虛靈者，體也。妙應者，用也。至於精氣神則末矣。因體立用。固不得須臾去之也。吾故曰：不可偏執其一。

此二段精微之至，說明修真者，先究體用，次審道機。道本無名無形，心天之太極耳。虛靈者體，此句易知。妙應者用，此句藏不測之神機，終古少有知音。虛靈不昧，中含性天。心之本體，妙應非常。此感彼應，非妙將何感乎？自在自獲此玄宗道訣，高山流水，誰是知音。道德經首章，即教人觀妙觀竅。此性命雙修之大作用。奈何有天無地，舍坎求離，偏執不化，失其真理。此二段宜細細參研之。

今之修者，各執一焉。此道之不成也。悟理明徹。知性知心，便說我了證佛修。不知從何了得？進氣閉精，強健身體，便說我了證仙道。不知還是頑軀。二端皆是執一所失，往往有志之士，不墮於枯禪，即流於下乘。

偏修祖性，執定一端，謂空寂體上，具有性源。知即心即佛，契非心非佛。一超直入，頓悟菩提，何曾得悟？此單修性宗，不悟有為之道也。

有等道流，運氣不休。養精閉息，盡是旁門。不解陰陽至理，自謂驪珠在握，卒至老死無成。

如上二者，皆偏執之過。安得有偏執者，而與之言乎？蕭了真曰：道法三千六百門。人人各執一苗根，誰知真正玄微訣，不在三千六百門。

無益，必要性命雙修，專言空寂者共鑒諸。末段言枯禪。

至今化導八百，成一大會，其中必有天仙分者。安得不以最上一乘法授受乎。要得學者善行之。在乎體用得中而已。神仙之學，體於心，用於身。而身心之要，從乎神氣。人之有生，稟於陰陽。知而修之，修而得之，則超越天地，陶鑄古今。與萬世作祖矣。

天地未嘗秘惜此道，奈何人群，緣淺福薄。故學之難成。果志堅願大，決烈而前，可以回天心。可以造道奧，可以出生死，此之謂大丈夫。

玄宗最上一乘之道妙，體用得中，無偏勝也。欲曉神仙之學，當達身心二字，心為體，身為用。體是我，用是彼，乃神氣之所從出也，以我之神，宰彼之氣。離坎列位，神芝萬株，當知生身受氣之初，稟於陰陽而有。知此陰陽而修，修此陰陽而得，極天際地，陶鑄古今，無有比倫。作祖登真，垂為萬世法。此纔是大丈夫英雄豪傑之事。薄福眾生，緣份淺慳者，又不決烈，故天心莫之眷，而欲望成道者難矣。

心之在人，可得而知者。識內之能，不可得而見者，神明之體也。真心即道見，見著甚麼？禪家說滿月金容。丹家說浩月當空，曰金丹，曰金剛。皆此也。仙家妙用，只在陰陽，合二氣於黃道。會三姓於元宮。昇天入地，透金穿石，入水蹈火，無往不可。何戒何齋。何出家。何斷俗。但仙凡隔絕，道妙難窺。機化相應，惡得而行之。

心之知覺，識神主之。神明之運，無體無方。真心即真意，又謂之真土，見月即見道。面如滿月，如來見明星而悟道。金光初現，圓缺當頭，仰面即見。妙用猶言用妙，非妙不成道。黃道者，日月所行之道也。元宮者，貯丹之府也。二氣者，陰陽二氣也。三姓者，精氣神，所謂「三家相見結嬰兒」，嬰兒既成，神化無方。何須齋戒出家？只要多行陰騭。人事盡於下，天心眷於上。自然得窺道妙而行之。

凡爾修真之子，當先立其志。檢其行，改其過。遷其善。此念存存，常若對吾左右。則道可明，災可消，家可興，身可長保。居山居市，異地皆然。無老無幼，無智無愚，無貴無賤，能如是者，是真修行人。若對吾前，口稱者道，心慕者神仙。善不遷，過不改。無真心實念，則自欺矣。聞吾訓者，當細心思之，勇猛直前，勿負余望。

凡學道之士。第一當先立志，志之所在，銅鐵皆穿。其次在檢點身心，遷善改過。念念不離，刻刻不懈。如對祖師跟前，即如臨帝天，不特至道可明。並可消災難，興家業，保壽年。苟心慕神仙，而不自省愆思過，夙習不除，寸功未積，是無真心實行，謂之自欺。凡有此者，各宜猛省。毋負呂祖師度人化劫之宏願也。以上三段，言人稟陰陽而生，則知道從陰陽而有，即當用陰陽之理而修道。總是要檢身思過，志行精進也。

三元曰：會舉天下神人鬼功過。凡人日行善惡。土地家神并灶君諸神。會舉功過多少。功多過少則舉功。過重功輕則舉過。吾所舉則是散仙。保舉世間山洞修行好道者。其人真心無偽。察其夙緣。緣之有無。先舉其入籍道派。三元之日。赴九天保奏。先入三元宮。轉奏玉闕。待其人功行就否如何。方行陟賞。身不罹橫災劫害。家不生火盜之殃。祖宗受度。子孫久遠。家計興隆，人物康泰。豈偶然乎

觀此，凡人寸步，皆常警惕！一舉一動，都有司過之神，昭昭在上，質之在旁。可畏之甚，昔賢所以慎襟影也。凡人如此，在修真之士，當必加倍鑒察。三元者，上元中元下元。不特勘天下人民。并勘天下鬼神。嚴密之至。今之皈依之士，皆是有根有緣，保奏九天，入籍道派。幸何如也。且又不罹橫災劫害。祖宗子孫，皆蒙恩典，家道興隆，人物安泰。無美不備，何樂而不為也。

吾觀世情；人所欲者。富而多蓄，貴而多勢，壽而多子。功名顯於一時，受用侷於儕輩，不過如此而已。殊不知富貴未必可求。壽未必長，子未必有，功名未必遂，幾多男兒，湮沒沉淪，不知自覺。果能操出群之行，立遺世之志，究羲軒之道，作雲霞之客，遨遊八極。隱逸三山。天可覆疇而不可限。地可乘載而不可量。又何論身之榮辱。遇之豐嗇，時之代謝乎？

祖師在此一段中，說盡人情貪欲。古今一致。有能操出群之行，遺世獨立。知一切皆喪吾真。有害吾心，湮沒吾身之事。豈比證道神霄，逍遙物外。長樂無憂之為愈乎？

道之因緣，至大至重，至貴至尊，非求不得。修行人自家性命。只恐無緣無師。若有緣有師，得聞至道，便高出世人矣。

速把身心收拾，一切放下。志勇行切，未有不成者。外此都是虛幻。有損無益。任他天翻地覆，山崩川竭。自家靈根。不搖不動。這樣手段，便是吾之眷屬。

世人不知斯事，至大至重，至尊至貴。故莫求之。求亦不苦切。若肯苦志。有緣得遇真師。一訣便知天外事。出人頭地矣。

慎毋貪此幻境，損我靈根，遇境不搖，便是祖師道眷。結言總是教人撇卻虛幻，刻志真修。勉之再四。學者體之勉之。

孚佑帝君純陽呂祖師「度人梯徑真經」

第三章

呂祖師曰：吾此道與佛妙一般作用，時與事遷，物應氣化。順天時而盡人事，感物相以明化機，神人乎？乃達者之次也。

佛與道，本同一妙用也。海蟾仙翁曰。「真個佛法便是道，一個孩兒兩個抱」。悟真篇後序曰。「若有根性猛利之士，見聞此篇，則知百端得達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」。可見仙佛無殊，共此一法。

佛經稱。「龍女獻珠，地湧金蓮，地湧寶塔」同耶否耶，後來被釋迦把斷要津。故其教不傳最上一乘之妙旨。然其寓言，往往借意而顯。若如來將金盃丟在海底。海底者。坎之坤也。金盃丟落海底者，水中金也。二十六祖辭國王云。「願王於最上乘，無忘外護」。於侶伴三人同志，則寓意「三頭六臂，三身四智。具足法財」，則曰。「達摩大師來震旦，其王為具大舟，實以眾寶」。故香巖大師頌之曰。「惟此人，善安置，足法財，具慚愧，不虛施，用處諦」，佛鑒勒頌云。「龍吞千載月，腦有夜明珠。僧無十年學，不獲聖法財」。寶積經曰。「以世間財，而求無上正等菩提」。又曰。「以生死財，而求甘露不死仙材」。波羅迷迦曰。「饒財具寶珍，眷屬多成就。必定於菩提，常安住於法」。安住於法者，謂造丹房，制鼎器，給賞安居，而行其法也。

大乘涅槃經云。「我昔在舍衛國，阿那檀精舍。有比丘來至我所，作如是言；世尊，我賞修道，而不得須陀羅果。至阿羅漢果。我時，即告阿難言：汝今當為如是比丘，具諸所需。時阿難將此比丘，至祇陀林，與好房舍，潔淨修治，阿難復往佛所，作如是言：佛告阿難，汝今還去隨比丘意，所需之物，為辦具之，爾時，阿難即還房中，為是事事具足，比丘得已繫念，行道不久，即得須陀羅果，至阿羅漢果，善男子，無量眾生，應入涅槃。以所乏費防亂其心，是故不得」，由是觀之，法財具足，始有功成之希望，釋與道無殊也。

太上過關，西昇化胡，寧有二道耶？請看六祖諸偈，是其證也，二祖惠可曰，「本來緣有地，因地種花生，本來無有種，花亦不曾生」。地者，神土也。種者，種子也。三祖僧粲曰。「花種雖因地，從地種花生。若無人下種，花地盡無生」。五祖宏忍曰。「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。無情亦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」。六祖慧能曰。「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」。又曰。「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。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」。又曰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」。自在曰。「不明佛種子。因地果纔生。乾天配坤地。菩提如是生」。仙道最上一乘之妙無殊，可以省悟矣。

緣萬物皆由氣化，豈唯物乎？道猶是也，釋亦猶是也。祖師故直言；人事及時，二氣感應，以相與化機 運。達此機者，神人之次也。

佛之止觀，即吾教超脫，不過真定真忘而已。二乘之入定，實非真定，彼乃著空之徒。真定要從有為有作中出。本體圓明，又有護持之基。任其出入自在如如。真常應物。不垢不淨，無動無止，乃為真定。從此定中，悟入真忘。此忘非初下手，掃念歸空之比。吾道妙用，心既明，性自見。不獨存所賦之形，形亦不止於血肉肌膚，要在精氣。故以神馭氣，以氣煉精。精氣會合，自然成真，是真金鼎，是真神室。得此者號曰胎仙。重生命蒂。數不由天。從此進步，習靜養神。再安爐鼎。漸煉漸神，真人在位，無出無入，形神兩忘。不知體殼。非實非虛，不知世界，何天何地。六合歸於一粟，萬物備於一靈，則得功夫純熟。自然天神飛躍，如坐虛空，如登霄漢。雖不出於體中，恍若臨於天外，此神將出，又按察使住，煉養純熟，神化愈顯，神功愈大。千日功成。忽然湧出天門。回視身軀，朗然兩個一般。三步五步十步百步。漸收漸放，調之久久。三年之外。入金石而不礙，對日月而無影。六年虛空成體，與道合真。再向天涯海角，廣積陰功，膺受道籙。九年

天帝降詔。群仙慶賀。白日飛昇，方登天仙果位。

佛單言性，道單言命。究竟性無命不立，命無性不全。雙修性命，道之樞核。始也以性而修命，終也以命而全性。寸步有訣，寸步有景，寸步有功夫，佛言我於五濁惡世，修行而得大道。即見非如一般學佛之頑空孤寂者。亦非清靜無為妙用者，精氣神之所能出也。當知非淫慾之精，口鼻之氣，思慮之神也。妙生真氣，本乎先天，以神馭之。神不得則氣無依。氣不得則伸神無主。神氣合一，乃成大道。握造化之極，全性之本，我命在我而不由天。釋帝不能宰其生，閻王不能定其死。形神俱妙，出有入無矣。

以上言佛道一也。佛妙道妙，同是一妙也。單行求定，必不能定。要得真定，必要從有作有為。括而言之；始而無為，繼而有為，終歸無為。惜乎！神聖之言，智者不信，迷者不悟。

道乃造化之體，法是造化之用。以道立法。以法顯道。道無法不明，法無道不彰。道法雙持。體用不悖。道非身中之精血圓滿，萬象千條。古今妙理，無一毫遺漏。法非符法小事。奉天承地。孝親敬長，和人睦族，富國強兵，長生久視。

有道方有造化，是道為造化之經。法者，權也，有法方能追尋造化之根，覓天機陽造之處。非法無以顯道妙。非道無以彰至法。體用相因相成，學者不尋師授法。何以明理而下工乎？其理至微，專在得一。加以外行修持。使民安國富，便是長生久視之道。修道之士，以神為君，以氣為臣，以精為民。以身為國，精充氣足，謂之國富民安，長生久視者，必久視乃能長生，非長生可久視也。

忍忘二字，入道之階。贊之不喜，誹之不怒。量同天地，德並江湖，天地敗壞，我量包容。江海流竭，我德彌深，豈可察察為明，惛惛為是。如是修行，方成大器。超九玄，拔地窟。仙證如來之妙，果登紫府之真。

度量不可不寬。氣局不可不大。德修品立，藏垢納污，量同江海，莫可涯矣。要在能忍能忘。忍人所不能忍，忘人所不能忘。便是修道人之大作用。八風吹不動，九海履無驚。一心行正道，天地自相貞。心不動而身寧，神不動而氣清。天地之根，萬物之祖。定志行持，自成大道。

丹本靈明，無著無空。活潑潑地。常定於應物之間。豈是打坐時。澄慮功夫。蓋由動入靜。攝忘歸真。此煉己功也。此功純一，無去無來。常見本體超空，方稱入定。故說靜中行火。定裏結胎，自悟了方妙，有力量者聞言直下，便可入定，操持已是第二義，由煉己而入定。是太上接引正門。若論到頭，便是漸頓。學者審己力量可也。

修丹有盡。煉己無盡，自始至終，離不得鍊己之功。由動入靜，煉己歸真，即漸法也，煉己功純，採取烹煉，自不難矣。蓋斯道危險，猿頑馬乏非有定心。如古井寒泉。如沾泥柳絮。不易持身也。

上上人多沒志氣，下下人有出世志，古今皆然。富貴人勝心大，易生淫慾。上上人夙根本上，著在這邊，所以多不立志。下下人貧苦卑賤，勞力忍辱，恐身一謝，反不如當生，故多立志。呵呵！積土成山難，決地成河易。難處到成易，易處何曾見。修行實實，作個謝世道理。不在離群避俗。不在絕人逃世，只從腔子裡，見個休息之路便是。

富貴人 於宴安，不自樹立。貧賤人刻苦自勵。每多強忍。此白屋公卿，朱門餓婢，所從來也。難反成易，易反成難。此論志之成就，修仙亦猶是也。自念當作死了看，則人心已死，道心自生，萬緣頓息矣。修道不在絕人逃世。棲巖住壑，只要心上放得下，便一身擺得脫。又何畏沾滯之足患哉？

以上四段：忍與忘兩字是工夫，無著無空是性體。尤妙在謝世作死了想，則慮俱空而契於道矣。

外境來，多由內之自招。若內既空。外境無隙而入。如是漸漸安樂。外令人物不能識，內令鬼神不能知。一日得手，恰自出離焚滔之間。得就清涼之境。自爾幽閒。金玉滿堂而弗顧，妻子在側而弗戀，白刃水火弗之懼，雷霆矢石弗之驚，將這心去了，聖功何難？人人本心皆如是。只為物欲所擾。有榮便恐辱，有利便慮害，有恩愛便愁分離。有嗜慾便愁不遂，若無一切，何得不安。試回頭自想。一生年年月月，日日時時，豈無些兒自在，只緣迷重覺輕，遇時不知耳。學者，即十二時中，綿綿尋覓。若遇本體現時，便直下承當。勿令他魔又來搖奪。當知舍境如刀割機絲，必令無撓續之理。進功如避虎越渠，必定得安著之地。故云得手便安閒，吾身若處子。行中規，動中矩。避聲色如仇賊。養精神似寶珍。此修身法門。心若太虛。萬象舍之無形，萬物覆之無礙。風吹雲行，水流光動。何所不著。修士知之，此第一義心法也。

內既無慾，外境自離，漸漸安樂，外令人不能識者，謂謝絕人事，一切紛紜酬酢，毫不牽纏。內令鬼神不知者，謂心同太虛，纖塵不著。鬼神窺勘人心，因動而測。吾心不動，無念無想，一片清空。無端倪可窺，不特鬼神不知，即吾亦不自知也。一動則鬼神得以窺其微矣。此君子所以慎其獨。世人覺輕迷重，不自勘對，少有能知此理，本體是真心。真心無心。知得便須護持，不令賊邪侵入。致天君受累，真治心之良法也。

此一段玄宗心法，當潛心體認，立得解脫，得大自在。

修行要自己認得真，天只覆我，地只載我。父母只生我。兄弟妻子只伴我。親友只和我。彼人只是同我。於我何休戚？生來不相助，死去不相留。彼親我不為之厚。彼疏我不為之薄。我何礙於心，有誰憎愛，把自己身看作金玉。視外物若塵埃。豈有舍貴求輕之理。天理自然。善者得福，苦者求甘。今日不修，斷無將來之果。吾不得已，剖析玄理，叮嚀詳告，世人見之不修，是入寶山空手歸也。抑何苦哉？

日月易逝，生不再來。修行人要視此身如金玉至寶。任他可貪可悅之物，皆塵土等視之。除卻師親恩重，一切皆是贅瘤。今日不修，將來斷無證果，及早回頭，蓋棺晚矣。祖師藉此真經，詳說玄理，無奈世人覺輕迷重，真有卞和哭玉之感，而慨歎不知修者，有如入寶山空手歸也。

雙修以神氣為主，煉己以死生為主。築基以養性為主。入藥者，以調和鉛汞為主。結胎者，以調停火候為主。這裡面，先一分不得。既至的，後一分不得。道若由一己而成，何用師授？蓋有至妙之機也。

祖師複申明性命雙修，只神氣二字為主，神屬我，氣屬彼。當其煉己，萬緣放下，心若死灰，時時以死自警，則心專而至，一息不敢外馳矣。始初築基，是小定之法。性定神怡，基成不漏，是大定之法，藥比喻鉛也。汞配之而成丹，中要調停得當。進火退符，有一定之法訣。即真火必有真候。候者，符信也。候其時之來，候其信之至。其間先一分不及，後一分已過。天人之界，神工之的候也。非遇真師，親傳口授，亦烏測其玄妙哉？

築基有程，煉己無限。始終要緊，直至純熟，也要提防，只待大功圓滿。撒手之日。方得自在。築基只在百日。這個○不必用修。乃天地人自然安身立命位子。不知的者，日琢日喪。知之者，時聚時生。形安有死，不怕沉痾夙孽，此藥一到，無不消除。

煉己，是修丹第一緊要工夫。直至了手，方可罷得。這個○者，太極也，心天之真理也。本來圓成，不須添補。所謂聖不加多，愚不減少。三才定位，此理定然。凡人逐日琢喪，失幾希之真，而不自覺耳。時聚時生者，謂藥生有時至而生。及時而採，此回生起死之藥，固命全形。沉痾宿疾，立刻頓除，夙孽冤牽，無有不解。大哉此藥，世不得而知也。

以上三段：首段敘萬緣皆輕，一身至重。二段敘教人之所主，循序漸進。三段謂得此生生之妙。沉痾宿孽，一概消除。人身因已獲之神寶也。

凡流營營，晝夜茫茫，百年不滿。石火光陰，覺來一夢，此聖賢嗟嘆而憐憫也。

若夫學道之士，立志修行。實求超凡入聖，以一心而抱至玄至妙之理。以一身而參三才萬化之機。朝聞者，愚夫愚婦。夕化者，聖子神孫。方為傑士，苟心志不專，孽緣障礙，雖口口授受，無異過耳秋風。進悅道德，退感紛華。交戰胸中，轉落迷魔。雖曰學道。不如其已。

生世不滿百年，憂愁困苦，曉夜勤勞，一夢未完，光陰已謝，聖賢憫之。開徑引人。接登道岸。拔出苦海。要志堅行切。身稟三才，心全至理。今日凡愚，他年神聖，事亦大矣。彼若內悅道德，外感紛華，理慾交戰，孽緣不斷，仍復愚迷，不亦悲乎？

過海之舟，格定羅針，徑直而前，不到不止，志猶是也。夫志，天不得而囿之，人不得而止之，三軍莫得而奪之。不知者亦已矣。知者不自立，可惜可惜！志之定向，由於明理。志既定，則性命在我掌握。全要至誠篤信。決志進身，遇魔勿。得意勿喜，聞謗勿疑，受教勿忘。能如是者。則人事盡於下，天心眷於上。道可就，功可成。若只尋常之見，將信將疑，或勤或怠，朝得夕失，今是昨非，休自家大事。何處何時，更出頭。吾言當細審勉之。

志為心之主宰，必有不易之志，方有必成之功，其不知者無論矣。有等心知道妙，悠悠不力，深為可惜。非有堅忍之功，何得天心之眷。猛著一心，切無懈怠。苦海深沉，生死旦暮。除此更有何處可以出頭，宜自勉之。

人處順境，富貴身安，無災疾，無是非。有子孫，有田產，只去享福，誰肯回頭。儒者說降大任，必先苦其心志。勞其筋骨。拂其意。抑其行，動心忍性。即大任可勝。況仙道乎？今古失者，不知多少。知者打破魔孽。日崇功行，未有不成就也。

沃地之民不才，脊土之民向義。生於憂患，死於逸樂，故晏安酖毒。富從勤裡得，甜向苦中來。動心忍性之事，正增長學問之機。定大疑，決大計。荷擔重任，皆由此拂抑而成。仙道雖異，其理一也。重在日崇功行。功行修崇，日有積累。所謂「德行修逾八百，陰功積滿三千。功成行滿去朝天，穩駕瓊輿鳳輦」。

吾道同乎天運，陰陽消長，理欲存亡。審其機兆以進功，窺其竅妙以取藥。得之者性命雙全。迷之者水中捕影。道本無私，待人而授。若黃流不住於瓦缶，玉露必降於金莖。上有所降，下有所盛，金盤承露，滿而不欹。倘以荷葉盛之，則欹而倒瀉，非其任矣。全在立志死心。如穿九軻之井，日浚日深，如登萬之山，日陟日高。豈易造就，只在一心。已往不可思。未來不可逆，或前得而後失，或前塞而後通。時之順逆，事之成敗，因之也。人之善惡，天之禍福，隨之也。只了得這數語，難也不難。大丈夫處世要乘時，時至而錯過是，先時而強為是妄。因時而動，哲士也。上德若愚。良賈深藏，謙而受益，載道之器。

道之行也，法天象地。存理遏欲，審存亡之機也。測消長之候，探竅妙以採藥。性命雙修，有憑有據。並非捕風捉影。擇賢而授，荷擔重任，必不付之非人。人能奮志如竭井登山。不至不已。事之得失，數之通塞，時之順逆，不芥於心。相時而動。先之不及，後之已過，不先不後之間，認定真機，此哲士也。有潛德者，必發幽光，載道之器也。

以上四段：前三段悲切勉人。末段發露真機。時不可失。載道之器，自然不同。

凡世修行者，吾痛有一恨。外依教門，內無實志。非惟聞道遇師之難，即遇先天大還之藥亦徒然耳。

又有一種。知死不可免，求脫六道之苦。向慕玄門佛教。乃因所處之地。或富或貴，或有名，或有勢。遂歡戀種種。不自屈，不自放下，如兩頭蛇，東奔西走，有何定著。

吾願學道者，依吾言。精心學道，此極樂勝事。富貴名勢，區區草露石火之末，何足戀哉？

夫事有盡，而名無盡。身與名孰重，名存身後，作鬼時知得否？好利者與鬥狠爭高者皆然，無益無益，吾望人切，為天地，為生民，為教門，故不厭煩，為汝等懇懇也。

此言落漠不關心之輩，無實志之人。有等戀富貴，貪名勢，不肯低下求人。傲慢自尊，又想學道，又不能捨現在富貴。兩眼瞻顧，必兩頭落空。再言以有盡之身，貪無窮之名利。草頭之露，石光之火，曾不一瞬，何如精心道妙，遊極樂境。名與身孰親？利與身孰重？到盡頭時，毫無干涉。祖師悲慈心切，願天下學道之士，重體為天地生民教門之數意，宜力勉之。

丹之道，以神馭氣，以氣留形。在後天作用。便是平日功夫。雖有間斷，可以補續。

吾行聖功。身心歸一。神氣兩忘。虛極靜篤。守一勿失，時至陽生。採取配合。純是先天，無中生有，心知神運，進退有度，靜動無踰。當行而行。不得強行。當止而止，不得妄止。故云。

「最難尋意脈。容易失寒泉」。此意字即「入藥鏡」之窮戊己也。非凡想之意。丹家說真土，為五行之祖，萬化之緣，登天之梯也。

莊子以神為車，以氣為馬，執朽索而御之，慎之至也。身心兩個字，是火也是藥，必得虛極靜篤。神氣兩忘。時至而施採取之功。調和鉛汞，當知乾鼎無物。坤器本空，都是無中生有，知動知靜，有進有退。毫髮不可差殊，五行以土為主。修丹之首務也。佛謂之「靜土」。即赤子之心也。不識不知之地。何思何慮之天。所謂水源清清如玉境，孰使河車如行船。蓋泰定即天心，於極靜中發中之一念，謂之真意，即為真土是也。

身中消息，是生殺之機。陰符經為丹經之祖，只說明殺機。天以斗為機，發動運行，四時變遷，寒暑溫涼，萬物隨之而生殺。故曰「天發殺機，而星宿移」。人身有斗，即天機也。靜之則萬物歸復，動之則天翻地覆。故曰「人發殺機，而天地反復」。如何不說生機？只說殺機。消息二字，即是此機。不可認作呼吸相乘，故曰殺機。凡物有關捩子，便明消息子。地之機在乎氣候。因天機而發動。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故雷振在於上。龍吟起於下。此一端尤非人所知，天地之機，只一斗耳。人身具天地之象，機亦一斗耳。未有天一機，地一機之理。吾昔詩云「玄關一竅是生機」。此機即見真意。真意即見天機發動。人得此去作性命功夫，如探囊取物，易易事耳。

祖師在此一節結言：直泄

太上玄宗，最上乘之道訣，並以陰符經之生殺機，引申而淺為解說，若非具有夙世之緣，實無由得見聞此「真經」，有志斯道者，幸毋負

呂祖師垂慈，度人化劫之宏願，直指玄宗道訣。

消息者，機也。動靜之機，生殺之理。陰符經內宣泄無遺。故悟真篇有云。「若能轉此生殺機，反掌之間災變福」。可謂同出一源，而同出一轍，互為明證也。蓋生機即在此殺機中求之。若無殺機，便無生機。天地人事哲理一也，成仙成聖之道。亦豈能外此哉。修道者。在乎能去濁求清，專憑匠手。關捩者，即斗也。陰符經之奇器也。參同契之鼎器也。統謂之玄關是也，既知玄關，當明竅妙。此陰陽之門戶，生殺之所從出也。陰符經結言所謂。「爰有奇器，是生萬象，八卦甲子，神機鬼藏，昭昭進乎象矣」。人能認真作性命功夫，事可刻日而成。無奈世人，向道未堅，無勇猛向前之志，故難到此境界。須知篤行聖功，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須知天施雨露，天發生機，肅肅之陰降於天，赫赫之陽發乎地。貞下起元，冬至之子。不起于天，斯可證也。

以上三段：首段醒世警迷。二段發真土之妙用。悟真篇云。「只緣彼此懷真土，遂使金丹有返還」。參同契曰。「土旺四季。羅絡終始」。真土之妙用大矣。末段結言：明生殺機，知斗樞之運。金丹之大機大用，聖功之大本大源，皆在於此。

孚佑帝君純陽呂祖師「度人梯徑」真經

第四章

游自在洗心詮講

祖師曰：道本渾淪。無形無名。學道者，本無作無為，不得已而有作有為。聖人接引之方耳。道是何物？只是一○。在天地間。生人生物，動靜分而陰陽立，乾坤交而四象生，生生化化，萬億無量。究其本源，有幾多種子。如今昧久了，只求由外入內，借假修真，以作返本還元之計。

渾渾淪淪，無形無名，道之體也，運用作為，有修有證，道之用也，聖人方便接引，傳授度人，藥世化劫也。這一○便是「易有太極」。動靜分而陰陽立，便是「是生兩儀」。乾坤交而生四象，便是「兩儀生四象」。「四象生八卦」。由是生生不已，化化無窮。究其本源，天地萬物，生化過程，不能外乎此理，而道亦因是而立。惜乎世人對斯道久昧，呂祖師乃直指借外之假，以成內之真。合內外時措之妙，而作返本還元之計。

人之氣稟於父母，交媾之初。一點真火包裡而成。在左腎中。而今用功，乃是要路，以神煉之。呼吸久久，二物交戀，情性合一，全固後天，方得先天發露。乃煉甲生龍為己土也。後天完全，精滿水盈，坎中金氣發生，得此戊擒汞水，自升為先天真，又煉升入黃庭，有浮沉主賓之分，此即丹本。配合得法，遂成金液。日有黍珠落在其中。那是運坤火，鼓巽風，煉九還，遂成至寶，化氣為神，化神返虛，些兒妙處無難矣。

參同契曰。「人所稟軀，體本一元，元精雲布，因氣托初」。二物者，精氣也。交戀者，精氣融和也。功夫在乎呼吸，保固後天。後天完全，方採先天，甲木青龍，庚金白虎，清淨戊土而聯合之。東家精滿水盈，西家金精水旺。二土成圭，擒入東陽爐內，製得汞死，西家之水，自升為先天真，運入黃庭，細辨浮沉，深明主客。起巽風，運坤火，煉鉛烹汞，日有積累，九還一周，遂成至寶。初關煉精化氣，中關煉氣成神，上關煉神還虛。至妙之機，於是乎功成矣。

太上當時口說清靜。也無鉛汞龍虎，金木夫妻。許多話頭，乃道之祖。次而許都仙，以淨明為教，又推清靜而用忠孝。因世道衰微，人心不古，故以忠孝為根本以教人。昔鍾離師十試。吾且堅貞，然後授以開淨明宗旨。無非因時度濟世人，非理有淺深，仙有等限，只是因人而化耳。

此再敘道脈，開淨明忠孝之教。重在志堅行切，十試不退。學者體之。

以上三段：首段言道之本體。第二段言生人受氣之初。第三段言道本無言，本清淨而為忠孝之故也。

心念不死，則精不固，氣不全，神不安。端在息心住念。故說初「念住」，二「脈住」，三「命住」。至此地位，心死神活，方是赤子之心，天然面目。不雜半毫情慾之私，方得神氣合一。若不能淨念，縱遇真仙，親傳口授，也是畫餅充飢何益？若能決烈煉己，即根淺緣薄，久久自得大道。少壯者，園中起手，年老者，必先行歸根法，補足神氣，易見功也。

精氣神為人身三寶，須得精固氣全神安。三者道訣，專在一心清靜，無為自然。自然精充氣足而神活矣。蓋心動則神馳，心安則神定。絕盡情私，則神氣自戀。反此者，猶畫餅充饑，空勞念想。人果決烈自持，積久則心純，而道自契。雖根淺緣薄，天心眷注，終必成就。但年有老有壯，工日之多少有異耳。

三陽之藥，百園中可得，先要斷欲，積精息念，神氣交合，斯成勝定。主人未至，還是兩家。須要曉得消息，認真時候。久之一旦得手，如坐玉壺，如登霄漢，方是元神得室，自然不入。如如然，渾渾然。六根淨盡，萬識都泯，形體如醉，襟懷洒落，忘乎天地，超乎做化，是謂神人。斯時神既安定，全而又全。一得母氣，哺養老成，自然不能留之，劃然天門開闢，真人出現，身外有身。又須按注，再尋修煉，了當虛空，萬億化形，超於劫外，天仙事了也。

三陽者，艮坎震也。園者，丹室也。三陽之藥，入園可得，百日功成。總要先斷情欲。神氣始得相戀，稍生一念，便如油中著水，不相涉入。這主非我之主人翁。兩家者，喻主賓也。知得真消息，定得真時候。便有杳冥恍惚之象，兩家打成一片，無主賓之分，所謂「一得真經如酒醉」。入藥鏡云。「先天，後天氣。得之者，常似醉」。斯道乃母氣伏子氣，惟得母氣，始有此驗。到此形神俱妙，身外有身，再作虛空修煉，天仙之能事畢矣。

內調神，外煉形。形神之功，朝暮無間無斷。中有度數，須按周天行之。一年河車自轉，時時刻刻，無住無休。方是氣隨天度。五年功完。河車大定，形將化矣。七年功成，形神相合，九年功滿，形入於神，一氣聚散矣。入天入地，何有乎？

心定則神定。存神以入氣，採氣以歸神。晝夜不休。無有間斷。法天象地。數按周天。河車者。真氣運行也。發生於海底，運上崑崙，所謂黃河水逆流。任督關通。週流不已，大功將就，丹熟火化，始得住休。以上言神氣，言母氣。皆至要之言，一週之數。皆知天度，運行不息。有間斷即停止，而功虧一簣矣。

首先清靜。除盡其欲。不特財色，即衣食之微。都不介意。此身惟有此心，此心惟有此神。得心而身可安。得神而心可忘。身心合一，神氣歸根。胎仙未有不結，聖功未有不成者。功夫只在藥生之前。藥亦既生矣。日新一日，時長一時，但要寸步操持，念念不離，方可打成一片工功。妙之生也。全在知身內之發。動止之處，形降之候，取捨之節度。則功不難，而事易就。好漢到此，愈加決烈，生死不管，只聽他妙生，一得永得，奇哉！難得到此！

清靜絕欲，是修丹第一要緊工夫。呂祖有云。「真金本是无情物，採取須憑真性全」。財色，欲之大者。衣食，欲之細微。一切皆不關於心。惟求心定神安。令元氣歸根復命耳。藥生之前。事事皆難者，得訣難，護法難。侶伴難，財難，鼎難，器皿丹房難。事事勞心費力。得至下手，刻日可成，真乃日日新也。端在操守，堅持心固，纖塵不染，工夫打成一片，全在知身內之發。發者，動也。金丹大道，只是此發機而已。有動必有止。止者，止火之候也。經曰。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」。升降者，進退也。氣動即有神動。闔闢有機，升降有節，時至而取，時過即捨，皆有節度。非可任意妄為。則事易就，而功不難矣，曰好漢，曰決烈。一心歸命，注射在乎妙生，所謂長生要妙，非妙不長生也。

傳道集中，有存想一節。乃是教初機之士。今之學者，十常八九，用念存想，種種入邪。故入道者，以此法攝念可也。念既正。當用本領工夫。無中生有，靜裡出動，動無動有，杳冥恍惚，造化自然。刑德之基，進退之度。若知有矩，不由我作，方是真道。好道而修煉得藥，得藥而結丹。結丹而成胎，胎完而神現，即了手也。何難乎？說也易，做也易，只怕凡情多牽纏，若能下得大斧功，須臾出世朝天帝。

攝念收心，養性之學也。一念規中，萬緣放下。有真本領真志向，便能行決烈之功。後天之藥，生而後採。先天之藥，採而後生。皆自無而有。須賴道訣，以法採取之。所謂真空生妙有是也。至動出於至靜。恍惚杳冥，動靜之象也，皆造化自然，不由做作，形德者，生殺也。矩者方也，坤地之象，由彼而不由我，是真至道。經曰。「未嘗先人，而嘗隨人」。真妙言也。由得藥而還丹，胎圓而了手。何難之有，怕只怕凡情牽繫，色心復萌。不自決烈。天人之際，真有隆冬大暑，盛夏霜雪，天見其怪，地裂山崩，危矣哉！可不慎乎？以上兩段：首段言妙之生也，在五句中有神機。又曰聽他妙生。聽者審也。道要玄微，天機深遠，不因師指，此事難知。從何而審聽之乎？此段有矩。不由我作，皆自然而然。率循造化而已。

陰符經說生殺機，又加一反字更妙。生殺，即陰陽盡之也。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五行有自然之生殺。造化有反覆之生殺。人道即順五行。生者死，死者生。仙道有反五行。故生不生，死不死。只是刑德大頭腦，要知道造化機關。玄妙生殺，只在呼吸間分別。生中有殺，殺中有生，故生者培養之長生。殺者反生之長生。方是出五行，超三界之道。參同契說形德之鬥，防危慮險甚妙。這門字果是道路。

刑主殺，德主生。二字說盡陰陽，陰殺而陽生，常道順五行，仙道逆五行，順五行由生而死，逆五行因死得生。所謂。「五行順行，法界火坑，五行逆行，作聖作仙」。然生中俱有殺機。殺中含有生意，陰陽門戶，造化機關，在一呼一吸，呼為陽伸，吸為陰屈也。

三家之要在神。神主為要清，氣為用要真，精惟不漏而已。真人煉形之法，只在煉念。念住便是已功純熟。萬鈞之弩，機在一寸，何用蠢力，惟巧者得之，此內功也。至於外行：日日要守三個字，忍以戒躁，默以戒言，忘以戒思。這便是積精壘氣存神之方。卻病超凡入聖之路，時時以三字著心胸。何功不就？何事可擾？何疾苦可慮？靜在動中，不專在坐。任是狂翻大海，行船只問把梢人，只此是靜，自本及末，皆當慎此。

三家者，精氣神也。亦即前言「三陽之藥」是也。三者之要，專在神氣。精其末耳。千說萬說，總在煉心。住念採取，烹煉溫燼，專在一心純篤。毫髮無疵。自然神戀氣而凝，氣煉神而住。由既精專，外宣謹守，始終戒慎，無難事矣。

以上二段，首段訣出陰陽之門，是道之徑路，次段說動中求靜，當謹三戒。來賢當認真致力焉。

人之一身，內具五臟六腑。精液氣血涕唾，乃五臟之化生。俱是陰滓之物，那得妙來？只要窮取生身受氣之初，乃吾口口相傳。先天真一之天地所賦。父母所媾。男女所稟，都在一處。真一之生於天，乃金中水，地六成之產於坤。即水中金。始生一味清真有氣無形，乃壬水也，乾金也，鉛虎也。真精也。生之至旺。陽極而陰生。關接而成形，乃癸水也。故神仙一味水中金，採而得之，轉而成聖。此水發於崑崙之頂。虛無淵下歸北海底，是太陽落在水中，隱在澄澄湛湛之際。旋見光露。繼則紅光滿燼。乃陽氣盛。金半斤，水八兩之時。此際便當採取，過此癸生也。故說「鉛遇癸生須急採」。其實乃用壬不用癸。迷者了千千万，只去採癸生。已是後天無用。水源發崑崙，其清濁老嫩之分，便是作用之功。修行到此。立證天仙。

四大一身皆屬陰。不知何物是陽精？此言吾身陰濁。真陽不產於此也，安得妙來？求取我生身之始氣。口口相傳，以傳此先天之妙訣。此乃大結穴處。人當著眼。順為金生水，逆則水生金。一生一成，乃天地自然河圖理數，金丹之顯象也。妙在始生一味清真，有氣無形。此無形之氣，在天幹比喻為壬。在妙訣中比喻為鉛虎，為乾金，為水虎，為真精。不死之藥也。即元始之祖也。天地因之而根，人物由此而生，鬼神因之而靈，仙聖因之而成。大哉妙喻，水中之金。金銓為之贊曰：「至大至尊，先天地生。散在人身，一味清真，是即造化。無形無名，強名為道。號之曰一。修丹得一，萬事皆畢」。

易學內有「陰極陽生，陽極陰生」者，乃冬至亥末子初之候，一陽起於九地之下，由陰極而陽生也。不極則不生，世間萬事萬物萬理，皆由此起。所謂「易有太極」，至道之樞，生化之原。八卦甲子，曆數律呂，不於此立極。則無頭緒可捉，所謂極立而後大本大用生。此是造化之根宗。陰陽之始祖。關接成形四字，中含造化之機也。壬是先天，癸是後天。無癸必無壬，神仙用此超凡入聖也，崑崙者。離也，北海者。坎也，一輪紅日，照耀於碧波之中。非彼非此之間，確有此景。丹光之耀彩也。八 半斤。喻金水兩平。無有偏勝。急須下手。若待癸生，則成質矣。清濁老嫩，講究精微。至秘天機，宣洩無遺，非真仙傳授，無勞猜想。爰錄傅金銓詩贊於後。

掘地掀天建大功，兩儀交配氣神融。賢才若也能知得。呼吸風雲傾刻中。窮神知化亦何難？鍛煉須求雞腳山，此道玄機千古秘，得來神藥換衰顏。清靜虛無不是玄，求玄須用水鄉鉛。此鉛最是先天秘。知得終成大覺仙。

吾道非生來是仙，亦修而成者也。古今多少神仙，皆從凡人修出。只要有出群之志，始終不改。甘苦歷嘗，不成不已。

吾道百日採藥以立基。二百日結丹以成胎，三百日成丹以脫胎，十月陽神出現。身外有身，性命在手，仙籍登名。此後更有還虛功夫。煉到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，方是了當。若聖功後不了向上一著。到底五段之果，落一階級也。

更有一法：積滿外行，感遇天仙，授以服食神丹，遇度而飛昇。大則拔宅。可以同昇數十人，此在功德中論。吾故曰：人道不修。仙道遠矣。忠孝友弟，積德累功，平素心行，各造其極。以此求仙，無有不獲。

道由人修，功由人立。須有出群之志，方能為拔萃之人。果肯廣修陰騭。積滿外行，感應之機，亦屬不爽。神丹服食，不異陰陽。古之真人，得弟子之力。道成之後，授以秘訣。使之各覓因緣而去。若或人眾，則為之外丹服食，雖數十人，皆可一齊成就。蓋陰陽危險，不能人人盡行。二者同功故能同就。來賢當自勉之。

自古修仙修佛，多為魔擾。魔與道為敵，勢不兩立。一進一退，天地神明。看個下落，須下一勇猛心，精進心。堅固心。則千魔遠遁。大道自成。今時至人生，開此一條正路。外此都是旁門。按法而行，有裡尋無。無中生有。千賢萬聖，皆從此出。千言萬語，至此該盡。知得妙中妙，窺他玄外玄。

「終」

魔不一類。有心魔。有事魔。有境魔。一切逆意之事，擾亂心天，此心魔也。事故牽纏，災患起，此事魔也。所處之地，遇值艱難，此境魔也。道將成時，更有天魔試法，種種不一。果能萬有俱空，一絲不掛。我自不有，何有於魔？此成性存存之功，吉祥止止，太上玄玄之妙。始終不易。重說只此一條大路，外此都是旁門。來賢細讀此「度人梯徑真經」。自當焚香百拜，心生慶幸，勇猛向前，毋負呂祖師度人之宏願也。為之賦曰：

道妙妙中真有妙。聖玄玄外實無玄。
凡庸若是明斯訣。立證逍遙自在仙。